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五期

時評

兩廣與晉陝的形勢(平)

平沼有田的演說(信)

國聯行政院會議(端)

史汀生與藍敦(部)

政治之機構化

經濟自給與戰爭

英美法制日助我的最近形勢

中學課程標準問題

錦瑟解

夜行

遺傳與政治(書評)

傅孟真

王贛愚

錢端升

鄭毅生

趙蘿蕤

流金

潘光旦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兩廣與晉陝的形勢

近衛誘「和」失敗，平沼繼起執政後，敵人之加緊進攻，是理所必然之事，本不值得驚異。觀於近日敵人之增兵兩廣，企圖由西江北海夾攻桂省，調動北方軍隊，企圖由晉西豫西鄂西進攻陝西，以及對桂林，株州，廬山，重慶等地的狂炸，可知敵人仍利在速戰，而難以久待。現在我方對西江北江方面已配置運動能力較大的部隊，在欽廉及廣西南部則已積極破壞交通路線，所以敵人在粵桂方面，縱有三四師的援軍，亦難以輕進。在西北方面則我方已配有大軍，重兵器亦較完全，此外更有相當得力的游擊部隊可收臂助之功，所以敵方的速進也不可能。敵人求速戰速決，而不能速戰，更不能速決；我方則確實有可以久戰的軍隊，軍心，與軍械。在此情勢之下，小勝負，小得失實在與抗戰前途的宏旨無關。

平沼有田的演說

日本第七十四次議會於本月二十一日復會，首相平沼和外相有田各發表演說，闡明新聞的內外政策。平沼的演說大多涉及國內問題，他聲明尊重政黨，放棄組織法西斯黨計劃。這個演說可以說是針對着國內反法西斯陣營而發的，含有哄慰和威脅的兩重作用。平沼因得法西斯軍軍部的奧援而登台，無疑地將增加反法西斯人們的憂慮和不安。爲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糾紛起見，他在就職後即聲明並無解除政黨之意，以哄慰反法西斯陣營中利害關係最切的政黨。這次演說不過是重行聲明而已。平沼叫政黨乖乖地聽政府話，在議會中少說些話，少搗些亂。言外之意仍對政黨有些恐嚇。據合衆社記者向各政黨探詢結果，政友民政兩黨決與政府合作，且支持政府各項計劃。伶俐的孩子們真能聽話。不過他們又何必要用「深恐妨礙團結」等話來掩飾他們的可憐呢？有田的演說可以歸納爲三點：（一）對於中國，新閣決定創立「東亞新秩序」，以日「滿」中爲合作基礎，希望英美及其他各國參加合作，實現「東亞的繁榮」；日本爲國防必要起見，對「滿」將施以若干限制。（二）對於法國，用威脅的口氣，警告勿再由安南運糧軍火往中國，否則將採適當

處置。（三）對於蘇聯，仍採取勢不兩立的攻擊態度，並謂日蘇關係將因庫頁北部煤礦及漁業問題而更趨嚴重。出人意料的是有田演說中並沒提及英美抗議毀棄九國公約的照會。但我想對華部份大概可以看看對於英美的暗示答覆，一方面表示對於中國的要求和決心一方面可以想以共同開發東亞經濟利益，引誘英美承認日本武力造成的政治局面。日本對於英美始終認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要關鍵，不致過於開罪，同時還夢想着利用英國的現實外交和美國的孤立主義，造成有利於日本的妥協解決。對於法國趁着法意關係的緊張加以威脅警告，一則見好德意，一則希望演說鐵路不運軍火。不過法國對於遠東早有固定的政策，當不致受這種狂言謬論的影響。觀於法國繼英美之後向日提出內容相同的抗議照會，以及最近發表駐遠東及駐安南兩艦隊司令，有田的狂論將徒然促進法國的惡感而已。至於對蘇的攻擊與其看作對蘇而發，不如看作對內而發。日本一向以防蘇反赤爲侵略中國的藉口，獲取人民的同情，閉塞穩健派的反對。同時軍部又素以日蘇關係緊張，打開國難局面，爲推進內外法西斯政策的護符。在中日戰爭日趨延長，對內控制愈趨逼切的時候，法西斯內閣又舊調重彈，用日蘇關係緊張來刺激厭倦的人心，推進對內的控制。如果真是爲攻擊蘇聯而發，張高峯事件漁業交涉以及蘇僑邊境的衝突早有成爲日蘇正式衝突的可能，爲何只縮着頭噴呢？（信）

國聯行政院會議

國聯行政院已於本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開過第一零四次會議。這次議程中最重要議案有二：一爲西班牙內戰問題，二爲中日爭端問題。關於前者，西政府外長台爾伐育要求行政院對於佛郎哥叛軍方面外藉志願兵的撤退，與不設防城市轟炸二事，有嚴正的決議，且對佛郎哥過與極權國家加以譴責；但行政院所通過者則仍偏於空泛而無力。我們唯一可以欣慰之點，即我們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中能充分站在正義的立場，爲台爾伐育作聲援，而一反從前各次會議時對西班牙問題不做聲的懦弱行爲。這誠是我們最近決心不再敷衍德意後的一種自然結果。

關於中日爭端問題，國聯自前年十月六日以來，本次會議（大會或行政

院)有同情中國，斥責日本，並建議會員各國助我的決議案。但從未有共同制裁的決議。此次我方所要求者為一種範圍小而執行易的共同制裁。我方建議由遠東有關各國組調整委員會，以主持，(一)抵制日貨，(二)禁止以軍用品供給日本，(三)予中國以經濟援助。三種具體的制裁，但行政院此次所通過者，則既未列舉上述三事，又未有上項調整委員會的組織，而僅邀請各會員國，就其是與遠東有關各國，相互協商，就中國方面所建議事項，加以審議，俾採取有效措置，以援助中國。換言之，我方所提原是具體的，能發生效力的建議，而行政院所通過者則為空泛的，不能發生實效的決議。但是我們也不必失望。要國聯能為制裁，先要英法願負制裁的責任；要英法願負制裁的責任，先要使英法不畏日本，使美國能有動作。我們應加倍努力抗戰，加倍努力外交，以取到這種不畏與這種動作的可能。水不到，渠不成，失望或悲觀是徒然的。(端)

史汀生與藍敦

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日前發起了一個不參加日本侵略行動委員會，勸告美人不再以足資日本侵略的物品賣於日人。美國前屆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藍敦則又於本月二十二日在其鄉邦演說，大斥全能國家在拉丁美洲的野心，並謂美洲各自治國家聯合以抵抗全能國家。這兩件事，雖其一與我國無直接關係，而均是正義的表現，十分值得我們的欣慰。

斯汀生是一位七十餘的老人，參加過美國與西班牙之戰，先後做過陸軍部長，菲島總督，與國務卿，為名律師，亦為大政治家。他是不承認主義的

政治之機構化

在歐洲，近代政治之進展程序中，有一個出力不出名的「大工作」，是無窮的無名英雄以無窮的努力才把十九世紀晚年的成績奮鬥出來的。這個「大工作」叫做政治之機構化。歷史上很少記載這些英雄的事業，並且很少記載這些事業的進展，因為這些事都不是轟轟烈烈的。然而十九世紀下半以來歐洲列國政治運用之效能，正多由於這一點上之進步，這是潛心看近代史的人都該知道的。

蘭明者。他雖隸共和黨，而其意見常為現政府所推重。他同情我們，但他更愛正義。前年羅斯福作芝加哥演說之後，他嘗撰一長函，投登紐約時報，說明中日衝突的經過，與夫中立法之不應實施。此後他更多方謀轉移美國孤立派的輿論，而使美人認識中日戰爭的真義。他今更以垂老之年，罔惜孤立派的批評，而組織反對日本侵略的團體。他的行動誠是大國大君子政治家的氣概，我們中國對於他這種的義行誠然應十二分的感激，但是我以為我們們感激的最好方法，不在打電報謝他，而在盡力於我們的抗戰工作。他一定不希罕我們的致謝。惟有使他老人家及身看見一個新的民主的中華民國勃興起來，才可以不辜負他的一番好心意！

藍敦於前年年底潘尼艦被炸案發生後，曾與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諾克斯分別致公開信件與羅斯福，聲明贊助總統的主張及辦法。這次里瑪會議(見本刊第二期時評)他是美國代表之一。現在他回國了，返家了。他的斥責全能國家的演說，是無疑的為羅斯福總統對開會的演詞而發的。美國孤立的勢力至今仍極可觀。我們不敢說藍敦的演說能怎樣立時的效力。但他畢竟是共和黨的要人；以反對黨領袖而與總統共鳴，則其所共鳴者勢不能不引起一般美人的重視。全能國家的變遷本是須要猛烈的加以打破的。不幸英法的現當局，方進行所謂現實政策，與全能國家多所妥協，以致全能國家的勢力日長。今美國朝野兩大黨的領袖既俱感全能變遷之可怕，英法或者也會，因美國之故而感當民主陣綫有成立的必要罷。我們向深信日本的總崩潰當在民主陣綫成立之後，所以對於藍敦的表示，也感無限的欣慰。(都)

傅孟真

原來歐洲也不會有機構化的政治，雖說有些自中古傳來的遺物和遺訓，支配着行政，所謂「有機構的政治」是不發達的，所以政治不外乎宮廷之謀計與鬥爭，行政外乎人事之消長與變動。所以列國之間「與也勃焉義也忽焉」，這都是因為個人的分委太重了。在中世紀和近世紀的初年有些地方，其地方自治組織機構化，其政府却不能，這樣的歐洲國家在後來也都趨於衰敗了。只有英法兩國能於較早的時期中把政治機構化，這個事業隨着這兩個

國家的開拓而開拓隨着這兩個國家的進步而進步。其中英國尤能在此一道上擅長，法國却以政治常常劇變居後列在十九世紀約六十七八十諸年間，英國政治和一般行政之機構化在世界居第一位，其能發揮其巨大國力，這當然是主因之一。政治之機構化即等於我們國中的一句常言「上軌道」，設若這軌道不是過於不合理的，上了軌道自然可以發揮政治的大力量，不上軌道自然是亂轟轟相消相滅，決不能發揮政治的力量。有時可憑大人物之努力，不會機構化的政治也未嘗不可照樣一時，如中央亞細亞時常掘起的豪傑，如鐵木真一流的人物，但，這終不是國家百年有道之長基。

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學理論中，本來也有兩派的爭論：一派主張人治，以為「有治人無治法」一派主張法治，以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這一套爭論，直到黃梨洲手裏還辯論不休。憑借近代的經驗看去，兩種說法，實在「相反而相成」。歷史上給我們的印象是這樣的：在創造或改革的時代，似乎人的因素格外顯得重要，在守成的時代似乎法的因素有莫大之力量。其實這個印象，不盡可靠。在創造或改革的時代，雖靠大人格為推動力，而其推動之成績必須能夠安定下來，方才可以算做真實的貢獻，否則「人在政舉，人去政息」，縱使可以在歷史上留一奇蹟，終不能開拓三百年的泰運。想把成績安定下來，保持到後來，必須把政治機構化，因為人是無常的機構是有常的。開創的時代固然要「法」，守成的時代却也要人。若使守成的時代只注意法之保持而不問人之能不能，自然不久便腐敗下去，到了腐敗，所謂法者自然也墜地了。所以我們在今天這個洋洋大觀的世界中，大可笑古人何以只能看到一面。其實法治人治是一事不是兩事：有治法然後有治人，惟治人方能用法。

以上所說，雖不免如賴固生所謂「尋常家人言」，却實實在在是政治中的一個要義發揮起來固可守成一部大書縮約起來，也不過是兩句話——治人治法，相互為用缺一不可：求政治上軌道，非機構化不可。

×× ×× ××

近幾年中，中國政治的進展，其神速為明初以來數百年中所未有。其所以有此成績者，固然由於人力之發揮並不由於法治之運用，但若為中國常久著想是不是如此便足，我輩心中不能不有所顧慮。我並不是說不重視人的因素，我們知道撥亂反正當然要靠人的因素。但、就歷史上看去，創業是一階

段，定功又是一階段，前者靠人力，後者恃機轉。制度是國家的根本，中央亞西亞旋風式的起落，在政治中是不可為訓的。

從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以來，十年以上了，似乎尚未能把政治機構化。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其不可免的原由，內部糾紛，至於戰爭，外來壓迫，不得喘息，都是使建國工作受影響的。但這些事實固然是不可抹略的事實憑此事實固然可以想諒至今政治之還不會機構化，然而政治之還不會機構化却也是一件不可抹略的事實，為建國起見不能不加以注意，且謀改正。

所謂政治之機構化，換句話說，即是「政治之非個人化」。在這一個要求中，並不是忽略個人的因素尤其其撥亂反正的時候，這個人因素是絕不可以忽略的。但、若是政治完全靠個人因素，這政治決不是近代政治，憑這政治以成立國家，不能穩固的。

政治之非個人化，可以從多方面去看。自封疆大吏之僚幕制進步為官屬制，是「非個人化」之一例。以考試為用人之標準而實行「文官制」(Civil Service)也是「非個人化」之一例。但政治之非個人化不止於此。舉凡各機關之能發揮其職權，國家制度之受尊重，法令之能切實奉行，下級在職者之能施展其才能，皆靠政治之能擺脫不需要的個人影響。拿中國目前的現狀來說，同一機關，如果他的長官在錯綜的人事上有好地位，事情便好辦，否則不易辦事，到處遭人的忽略，或至藐視。這是把個人的重要性放在國家的政務之先了。又如，辦事好講交情；申與乙要好則相助，不要好則相梗。舉例，假設和財務當局要好，領經費時便可省去很多麻煩之類，這是把個人的關係放在國家的責任之先了，尤其不可為訓。又如同為國人，同樣服務，某也某也自居為某人的，亦被指為某人的，某進則一大批人彈冠相慶，某退則樹倒猢猻散，這樣不由主義與職任而由個人關係的結合，自親戚至於徒黨，也是不使政治上軌道的一個大原因。中國若要現代化，非掃除這些毛病不可。

有一個甚感會，最近揭台了，負責清理積案者，發見了原主辦人的便條子好幾寸厚。會中雖有一理事會而永久不會開過，有預算，也不會照預算規定的項目實行。這個現象在中國目下各機關中似乎相當流行，這是應該澈底矯正的。有些教育界出身的人也有時犯這樣毛病，真可歎惜了。一部或其他一機關的長官，無論如何智慧過人，赤心為公，如不靠組織使同僚發揮其才力，但靠自己，是不易成大功的，獨斷尚是一個辦法，獨辦却不成一個辦法。

啊！

想把中國政治機構化，須有五年的大努力，上下一致的決心，並且要犧牲某項某項的小方便。在抗戰中有些事固然行不通，然也有些事未嘗不可作。以下舉出幾事，有的目下可以加以注意，有的在戰事勝利結束後不可不加以根本的改良。

一、欲求政治之能機構化，不可不先把機構單簡化。政治之能機構化，是要先養成這樣一種普及的習慣，方才以推行下去的，機構如果太複雜了，一般人不易養成遵守他的習慣。目下我們政府的整個組織，在過分複雜些，求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固不可得，求其互相調和，亦不可能。且以其複雜之故，自然容易引起人之踰越，因而「複雜」成了「機構化」的障礙。

二、法令必須自上遵守，不能因人事上有何一種方便一時而加以忽略。如果感覺某一法令有何不好之處，自當計較他的如何更改，但在未更改前是不該拿他來遷就人事的。

經濟自給與戰爭

王毅愚

處在國力競爭尖銳化的時代，各國經濟政策，幾無不走向自給自足一途。以往有不少人妄信「經濟自給」的推行，反要使各國埋頭於對內發展，間接可以減少彼此經濟利害的衝突。殊不知近年來國際形勢的演變，適證其反。

現今所謂「經濟自給」，實公然漠視世界經濟與國內經濟之不可分性，硬把軍事需要來決定國家經濟的路向。戰爭中的主要籌碼，既然是物質力量，而物質力量與其依賴國外供給，不如力謀國內自足；所以眼前各國不斷地作物質的佔取，爲着就是企求到國際貿易一旦有中斷危險時戰時軍需品及原料之自給。縱使自己是個窮國，也要極力向外拓地，以求軍需原料的來源，或運用科學方法另謀製造代替物。此等國家之強行「經濟自給」，是備戰，是準備更宏大更慘酷的分贖戰爭，這是無可疑義的。

處現局下，各國爲實現「經濟自給」計，必定以經濟適應政治需求，而不以政治適應經濟需求。經濟措施的「政治化」，其反映於國際關係上的，

三、制度及法令不可常在改動中，若常在改動中則永久不能建設政治中的秩序。至於關係國家根本及人民行事者，尤其不可常改。政治中必有了秩序，政務方才容易推行，常改動的狀態中是不能出產秩序的。

三、國家治，必須「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國家可以治。所以「尚賢」應當是民國立政的根本，「親親」却是「民國思想」之仇敵，所以有一切任賢避親的法制與習慣是當從速建立或變成的。

四、各級官員的職權必須劃分，下級的人不可侵上級的權，上級的人尤不可侵下級的權。因爲下侵上權，已經可以招致政務之紊亂了，而上級的人代下級辦事，更容易使其僚屬全部木偶化。一個機關裏的事務每每是很多的，必須一切職員均能發揮其智力。然後可以辦得好，其中指臂之間自然要有條理，主管者自然要有決斷，但下級人之創見不可抹殺，下級人之智力不可不使其發揮。若不然者，久而久之，一切僚屬都成木偶人或應生蟲，這個機關便僵化了。

便是國力的計短較長。「力」的尺度，不得不衡之以經濟的標準，而「力」的運用，則始終決於政治的考慮。「力」之於一國是實現無上意志的工具。在解決兩國以上意志衝突的過程中，「力」便是公認的仲裁人，強者佔上風，弱者受支配，已成了這個戰爭世界上的一個公例。戰爭是運用國力以求意志超越的政治表現，所以各國所爭奪不已的一切物質，沒有不是與它們作戰力相關聯的。賈特利氏(Hobbes)在其「主權的經濟意義」一書中，說得最徹底：「戰爭的主因就是戰爭，因爲人類每認戰爭之最有價值的目標，是在於有利軍事力量的物質之取得。」軍需物質增長一分，國力必定加強一分，能戰勝把握也多了一分。各國之攫取作戰資料，到如今已非昏沈曖昧的爭求，却是光明公開的呼籲。當國與國間「自助」的觀念沒有完全消除以前，際茲國家權益沒有集體保障的時候，那一國願意承受有損自己力量的經濟安排？那一國又願意保持低首下心於人的現有地位？

從這個觀點上說，現今所謂「經濟自足」，與其說是經濟的措施，不如

就是政治的措施；與其說是對內的策略，不如說是對外的策略；與其說是和平的手段，不如說是戰爭的手段。重政治而輕經濟，先對外而後對內，成爲現今咄咄逼人的高度武裝世界之現象，又何足怪？在現代戰爭中，經濟或軍事的需求有時也很顯著，然政治的需求却居在一切之上的。「經濟自給」，無疑的已成了各國備戰的理論根據，國際戰爭的一種政治動力。現在讓我分列以下幾點，略述其緣由：

第一：在國際自由貿易制度之下各國所需之原料，資本以及勞動，不妨仰給於國外，因爲一切產業的發展，悉以利潤大小爲依歸，而從未拘限於政治境界之內。縱使一國缺少了特種資源，固不必攫取殖民地或強佔他國領土，縱得到供給或來源。但在現今「經濟自給」制度之下，一國資源的多寡，土壤的肥瘠，氣候的寒熱，以及資本的大小，幾乎完全決定這個國家的經濟力之厚薄。除攫奪殖民地或強佔他國領土外，一般貧乏的國家，確實沒有增加經濟力的其他較有效的辦法。因此，在國力競爭中，侵略土地便認爲解決資源問題的唯一途徑。「無」的國家固無時不從事侵略，以強求自給，而「有」的國家亦何嘗躊躇滿志呢？

嚴格說來，祇有在特殊環境中的國家纔得上談「經濟自給」。往往因爲環境不同，各國的成就亦不能一致。其實在今世並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完全實現自給理想。至若那些患貧血症的「無」國，如德、意、日等，在爭取「經濟自給」的狂潮中，沒有不積極從事拓地，以實現大經濟單位的計劃。德國之急於要求殖民地，意國之急於經營非洲，日本之急於侵略大陸亞洲，都是以擴大經濟單位爲目標的。如果拓地一時做不到，它們祇有締結類似經濟而實屬政治性質的同盟。貿易政策變成霸權政策，商務協定竟成軍事協定。「無」國相結以抗「有」國，或許是暫時的現象，然其對世界和平前途之爲害，不可謂不大。

第二：國際經濟關係之「政治化」，又是「經濟自給」的必然結局。在自由貿易制度下，經濟交易者大抵是個人，而國家不過運用關稅權以決定交易條件而已。但在「經濟自由」制度下，國家在國際貿易上，殆成全權操縱者，無時不在決定一國貿易的數量與路向，無時不把經濟措施遷就備戰需要。到此，所謂國際貿易，充其量不過是經濟侵略的一種方式。侵略國在對外貿易上實以較優略國爲貨物的尾閘，本國所生產的，由其推銷；本國所缺乏

的，由其供給。國際的經濟關係，到如今已使「力」佔了極其重要的地位。一國有了強大的「力」，便可以冠冕堂皇地做出強取巧奪的勾當。市場的優取，資源的攫爭，以及資本與生產的壟斷，無一不仗着「力」以促其成。

各國實現「經濟自給」的方法，因困於環境，未必能趨一致；然其公然違背平等互惠原則一。此種趨勢，只須一考各國所採行之外匯統制，輸入限額，以及貨幣購值一類的政策，不難得其明證。實行「經濟自給」的國家在國際交易中，不惜濫用厚此薄彼的歧視手段，步步加強本國的物質力量。在領土以內，經商外人之橫受歧視，尤爲顯著事實。此等國家是民族仇恨的激動者，此等事又是國際對復主義的發端。如果世界上祇有一二國家對峙傾軋，其對於國際貿易的惡影響，或還許是有限的。若使大多數國家都處着敵對的地位，結果恐怕祇有彼此相抵消相摩擦，而終非至兩敗俱傷不已。

第三：「經濟自給」顯然是戰爭的禾雨綢繆之一種政策。我們離去上次大戰結束，雖已到二十年之久，然而全世界仍不能完全擺脫大戰所發生的深刻影響。戰後國際形勢演變的昭示，反而是戰爭在今世必發的趨向。在戰雲瀰漫的狀態之下，國際分工主義的先決條件——普遍和平——根本不能存在了。到了和平難望的時候，誰還堅信古典經濟派所倡自由貿易的優點呢？誰還不想出充實國力的更可靠的其他辦法呢？好些國家在平時猶可富裕無慮，但到了戰機急迫，總是感覺自己力量不足。戰機之顯顯愈顯明，國力之競爭亦愈劇烈。

備戰措置不能沒有厚固的物質基礎。眼前盛行的「經濟自給」所能做到的，不過對於戰時不可或缺的物質，傾力大量生產，或特加保護，以免仰給於國外。工業國須從農業方面圖發展，農業國亦何嘗不須從工業方面求擴充？雖然技術的進步，科學的發明，都要助長這個不自然的趨勢，但其中主要的動機，還是企求戰時經濟力量的來源之獨立。以往國與國間有無相通的假定，就是普遍和平，而現今迫近的戰局竟已把這個假定推翻了。從經驗上講，一個國家在作戰的過程中，僅恃世界市場，供其所需，濟其所乏，終久要遭慘敗。上次大戰德國所以終不免於屈服者，實由經濟力量的枯竭，而非由於軍事力量的薄弱。殷鑒不遠，各國怎能驟然忘懷呢？

一般缺乏資源的國家，在戰期間奮命求存的必然性，已涉辯護其犧牲生活程度強求經濟自給之合理。「無」國的不安全感，誰也不敢說其無因，不

過強求補劑於「經濟自給」，終久是失策。推行「經濟自給」的結果，是增加國家作戰的力量，這是消損國家作戰的力量，本成極大疑問。一國在企求自給的途上，即或可以避戰期封鎖的影響於一時，仍不能避免戰期封鎖的影響於遠久。從純經濟的立場來論，自給政策是人民物質福利的致命傷。購買力的銳減，資本的斂跡，不合國情工業的勃興，以及必需品消費的限制等等，都是許多國家安想自給所償付的代價。大眾生活的不安定，在民治傳統未穩固的國家，立刻種下了暴力政治的根苗。倘使暴力政治聽其發榮滋長，而不速加遏止，則社會必漸由混亂而至於崩壞。在經濟危機日趨惡化的過程中，執政者除發動戰爭或製造戰爭空氣外，似無他法以消弭政潮或鎮壓騷動於未然。由此以觀，「無」國自始就帶着一種好戰的癖性，或一種掠奪的惡習。「有」國未必均非「侵略國」，但現今「侵略國」幾乎俱是外強中乾的「無」國。侵略的無限發洩，乃一國經濟的病態。但是這種病態並不是無從救治的先天缺陷。今後要避戰禍，非從救治「無」國的病根做起不可。

綜觀上述各點，所謂「經濟自給」，在「無」國是應付急迫戰機的措施，在世界是促進國際戰爭之焰的動力。這項政策的盛行，要算是在一九二九年之後。因此，我們很容易認它是經濟不景氣的產物；其實經濟不景氣僅是近因，而戰爭心理却是遠因。大戰以後，各國人士畏戰之極，而惟慮不早備戰；備戰之狂，而猶恐不足作戰。從觀念以至行動，都現露着極大的矛盾。因為祇着眼於戰爭的需要，誰都想從最短途徑去增加國力的數量，而不肯從最寬大的途徑去充實國力的基礎。國力的尺度不單是軍事，實則經濟還比軍事來得要緊。但妄想「經濟自給」的國家，偏要把軍事來決定或支配國家經濟，結果所樹立的不外是「權力經濟」(Power economy)，而不是「福利經濟」(Welfare economy)。「權力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予國家武力以物質的援助，謀戰勝的虛榮，而人民生活程度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先政治而後經濟，重國家尊榮而忽社會福利，是「無」國的新形態。就國際現勢來觀察，「經濟自給」的堅持，對世界和平前途總是不利；成功可加強「無」國的贖武主義，失敗也要逼着「無」國作困獸之鬥。如果說它是第二次大戰的的烟幕彈，似非言過其實。

人們慣說近代戰爭是經濟帝國主義的產物。其意以為自由貿易制度下，各國或因市場的競爭，或因投資的衝突，或因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必

然掀起了國際政治的無窮糾紛。似此，各國如能自脫於世界經濟漩渦，而進入「經濟自給」之境，小之在國內可以建立社會的新秩序，大之在世界亦可促進普遍和平，此誠何樂不為？其實這是妄想，是不切實際的揣測。欲祇在政治領域內，解決本國經濟更生的問題，絕非現實國家所能容易做到的。尤其極度工業化但缺乏原料的國家，如德、意、日等，更是不能例外。假使對於特種原料的供給，「無」國倘不求之於國際貿易，勢必走上武力侵略的途徑。於是產生原料的區域，即成覬覦覓食的對象了。拓地以擴大經濟單位，締盟以增厚軍事力量，許多破壞和平的盲動妄舉，幾乎無不假「經濟自給」之名而有所藉口。這種危險的局勢，斷不能讓其永遠繼續下去。今後改造國際經濟關係的途徑，雖然不應完全恢復自由貿易的舊觀，然若不設法遏抑「經濟自給」的氣焰，世界戰爭的爆發，似可斷定其是必然的結局。

然而，企求「經濟自給」的「無」國，大致是經濟失常的國家。從原則上說，除其侵略行為應受國際制裁外，其他各國似當本着互助的精神，務使其迅速恢復經濟的健全狀態。或者有人即以爲與「侵略國」談經濟調協，差不多等於「助桀爲虐」，它們共獲的權益愈多，拓地的慾望亦愈大。從遠大處看來，這種說法猶嫌其不澈底。我總以爲經濟調協與國際制裁，非但並行不悖，且須相輔而行。綜言其故有二：(一)「侵略國」以其逐漸倚賴外來資源及遠地市場之故，對集體的經濟制裁之感覺，必定日形銳敏；(二)國際貿易的擴充，定會提高「侵略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內部反戰的勢力也跟著逐漸形成。由此推論，國際經濟調協，固可增厚「侵略國」實力於一時，實則樹立和平基礎於久遠。目前問題的關鍵，便是如何使「侵略國」積極贊助經濟調協，而不致從中作梗。當然，如果這層沒有有做到，經濟調協畢竟還是空談。

現代國際戰爭的直接原因，大半仍是政治糾紛，而不是經濟利害衝突。經濟利害衝突祇有在政治糾紛惡化中，形成戰爭爆發的助力。所謂「經濟自給」，雖是經濟問題，實則又是政治問題。居今日舉一髮動全局的世界上，我國人士對於「經濟自給」的政治涵義，似應加以特別注意的。

歡 迎 訂 閱

英美法制日助我的最近形勢

錢端升

自從去年十二月中英美信用借款成立的消息公佈以來，國人皆知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於我有利的變化。但因我們希望英美助我太切，所以助我的程度不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高時，或是有利形勢的進展不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快時，我們常會感覺一種失望。有時，旁人的助我本不若何熱烈，但我們却容易作過分的，不準確的解釋。這種過分或不準確也是使我們感覺失望的原因。

這幾天的報紙，充滿了好的與不其好的國際消息。好的消息有時容易使一般人存過分的奢望，不甚好的消息則又容易使國人人生不必有的悲觀。實則這種奢望或悲觀俱是犯了不能客觀的過失。

我們要知道，世界上六大國，除了德意與日本一鼻孔出氣，無可救藥，蘇聯顯而易見地在助我，均可不論外，其餘英美法三國，確實均是同情於我均是想助我，而且這同情與助我之心，均是在增加的。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國人對於美國固尚少責難，但對於英法則有時期待甚殷，有時疑其不懷好意。這種態度上的驟變，實在對不起英法，也實在表現我們對於英法尚缺乏認識。例如廣州失陷以後，國人中很多疑英日有默契，所以日人敢闖入華南，這實在太冤枉英國了。這種枉疑直到英大使到湘有了極好的表示後，才完全消滅。又如越南對軍火運華事，有時合作，有時不甚合作。遇到不甚合作時，國人亦輒疑法國態度有變。這實在也對法國情形缺乏了解。即對美國而論，國人中亦很多因美國至今未能採取積極行動而有所不滿者。實則美國亦有許多美政府所無法控制的特殊情形存在。

英美法的基本政策，自中日戰爭開始以來，實未有多大變更。他們的政策有二點，第一是維持蘇府會議所建立的太平洋局面，第二是極力避免用戰爭或可以引起戰爭的手段來維持這局面。這兩點是有連帶的關係的。如果日本之力十分強大，可以容易地破壞原有的太平洋局面，則英美法必無法助我們，因為他們助我時或會有引起戰爭的可能。如果日本之力甚小，別無應付英美法的餘力，則英美法必盡力助我制日，因為如此才可以維持原有的太平洋局面。

我們抗戰愈久，則日本的力量自然愈減小，而英美法助我的範圍也自然愈大，程度也自然愈高。但在某一時候要望英美法能與我有效（即致勝）的助力，則當然要看英美法是否能完全合作。英美法能合作，則法國必加入，英美如不合作，則英法合作或美法合作亦無甚大用，所以法國的向背比較無重要。

要英美能合作，一定要美國先領導，而英國能跟上。最近美（十二月卅一日）英（一月十四日）法（一月十八日）之相繼照會日政府，反對日本的所謂「東亞新秩序」，並堅決維持九國公約，本是三國合作的先聲。然而積極的行動一時仍未必即能發動。積極的行動本不能超過經濟的範圍。然而即經濟的行動至今仍有其困難。

先就美國而言。要美國對日實行經濟制裁（報復即制裁的一種），或對華作有效的財政援助，修正現行的中立法實有必要。惟中立法修正，總統才可放手做去。亦惟中立法修正，總統才可認為民意已有表示。然而中立法修正運動，雖經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等及若干民衆團體幾達一年的呼號，而至今仍未能發動。最近（一月十九日）衆院外交委員會日決議暫緩討論中立法修正問題（哈瓦斯電）。外交委員會中的少數黨領袖為波拉。波拉於先一日（十八日）曾與總統作談話，且云與總統的意見完全一致（哈瓦斯）。有此談話後而外交委員會仍決定暫緩討論修正中立法問題，則中立法在最近數月內恐難有修正的可能。於此亦可見美國孤立派的勢力至今仍極可觀。

美國既暫不修正中立法，則除利用增加關稅率權，以抵制日貨進口，並繼續動飛機商不賣飛機於日本外，美國於最近期內殆將不易有他種制裁可言。至對中國，則除擴大信用借款的範圍及數字外，亦無直接貸款中國政府的可能。

美國制日助我的範圍於最近期內既不能有若何的擴大，則英國的行動範圍勢亦難望其擴大。我們固甚望一月二十一日英國工黨機關報每日民聲報所載三百萬鎊幣制借款的消息可以證實，然最近美聯通信社屢傳英財相西蒙反

對採取任何制日的政策，如果英國因受美國暫緩修正中立法的決議的影響，與歐洲局面不安定的影響，而又有所遲疑，我們也不以為異。

至於法國，則自廣州陷後，越南本不願軍火過境。但日相有用在且國會開幕時（一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演說中對英美採期望的態度，而對法蘇則採警告的態度，且謂軍火如仍繼續不斷經由安南運往中國，則日本將採取適當的應付方法。先幾天又有法國在遠東的軍艦集中安南海面的消息。或者法國於決定追隨英美，向日提出照會之後，已採較強硬的對日態度，亦未可知。但英美如不前進，則法國的變化，亦不會能使我們滿意的。

但是，無論英美法三國的步驟如何變化，我們絕無悲觀的理由。美國近

方有志於整軍經武，海陸空軍的預算皆有龐大的增加，對於中太平洋自夏威夷，經中島，威克島，關島，以迄菲律賓，以及在阿拉斯加以西的阿路與羣島，似乎皆將增加海防或要塞的設備。這種擴軍，這種設備，除了對日外，那能有他種意義？美國實力愈強，而日本實力消耗愈大時，亦即美國愈有動作，而愈少華人戰爭的危險之時，至於英法的情形亦大致相若。所以我們目前的最要之着，仍是如何改善我們的外交內政，一面以促進我與英法間彼此的認識，一面更以增加我們抗戰的效率。抗戰的支持力愈大，國際援助的範圍與效力亦愈大。至於在最近期內，則達到國際形勢稍有進步時不必過分高興，達到稍有退步時亦不必過分喪氣。

中學課程標準問題

鄭毅生

去年暑假，教育部行國立各院校統一招收制，由教育部指定地點，委託當地大學或教育廳辦理全國國立院校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試畢由教育部根據各生投考志願，及入學考試成績，彙核錄取，分發各院校肄業。以往各校之分別招生制度，至是行廢止。

此次招生地點，原定在武昌，長沙，吉安，廣州，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南鄭，延平永康等十二處同時舉行；事實上上海亦在暨南大學同樣辦理。此外湖北，江西，貴州，廣西各教育廳，及河南，貴州，四川各中學亦有保送或考送之學生。錄取結果計國立院校十九處共取五〇五六名，代辦省立院校二處共取三三七名，合計五三九三名。開報取人數約萬餘人，與錄取人數約為二與一之比。

往時華北兩三大學招考新生，因報名人數過多，且限於校舍及設備，取錄較嚴，其比例恆為十一比一至十三比一，遂為社會所詬病，以為故高懸價；而執教大學者則又每以中學成績過差為惜。此次統一招生，招考地點凡十三處，各地辦理考試者多由兩三校合辦，命題悉依部頒高中課程標準，答案之評定亦以課程標準為繩墨，而去取支配又由制定課程標準之教育部決定之，可謂比較客觀的考試方法，各地中學生之真實程度亦可於焉顯示。

此次錄取五三九三人之總成績尚未見過，惟近得其一部分七〇五人之國文、英文、算學三科成績，錄之於次：

考分	國文	英文	數學
一一五	〇	〇	一四
六一〇	一	二一	三五
一一一五	七	三八	二九
一六一二〇	一七	四二	二六
二一一二五	二九	四六	三五
二六二〇	二九	四九	四二
三一三三五	四一	四七	三九
三六二四〇	四一	四二	五一
四一四四五	六〇	五三	六一
四六一五〇	七三	四七	六二
五一九五五	七八	四九	四七
五六一六〇	八六	四三	三四
六一一六五	七六	四八	四六
六一一七〇	六三	四三	三四
六一一七〇	六一	三六	三五

七二一七五	二四	三一	二五
七六一八〇	二〇	二七	二六
八一八八五	一一	二一	二四
八六一九〇	四	一三	一三
九一一九五	三	五	一〇
九六一九九	〇	一	一四
滿分	〇	〇	三
未詳	〇	三	〇

以上僅就其評定分數排列，不暇為詳密之統計。若以五十分為及格，則不及格者國文佔百分之五〇，英文佔百分之六一。四，數學佔百分之六〇。若以六十分為及格，則不及格者國文佔百分之七三，英文佔百分之七四。五，數學佔百分之七一。三。高中既以升學為主旨而用同一標準教學，同一標準考試，其成績竟如此低劣，誠不能不令人驚異。錄取者如此，未取者更可知。

推究考試成績低劣之故，不外下列數者：

一、大學教員所認定之「中學課程標準」與中學教員所認定之「課程標準」程度不一。部頒高中課程標準，各科目標頗多抽象之規定；如「使學生能自由運用語體文外，並養成其用文言文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使學生對於需要英語為內容之專門學術建立進修之良好基礎」，「訓練學生計算及作圖之技能，使其益為豐富敏捷」之類。所謂「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讀解能力」，

錦瑟解

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自我」心一定不大。「我」字之見於詩文者，真是鳳毛麟角，沙裏淘金。偶爾進出一個「我」來那是不得已。至於那些狂夫野人叫幾聲「我本尊狂人」「我欲乘風歸去」這種瘋話而外也是稀世之珍。像李商隱這樣深情纏綿的人，想來總要十七八個「我」字了。誰知劈頭一貫錦瑟，這樣個人自我的傾瀉，竟無一個「我」字，真令人詫異。

錦瑟無端五十絃

「欣賞能力」，「良好基礎」，「豐富敏捷」，此在大學教員之觀念及解釋，與中學教員所採者自有不同，對於成績評定自不免較嚴。

二、中學學生上課及作業時數過多。二十五年六月教育部第二次修正高中課程標準規定每週教學總時數為三十小時，雖較舊制略減，仍嫌負擔過重。二十三年八月第一次修正之課程標準，則於每週教學時數外，復定有課外運動及在校自習時數，其數約當於教學時數之三分之一強，而校外之自習及作業時間尚不在內。第二次修正課程標準雖將自習時數之規定取消，但自習時間萬不能少於教學時數三分之一，課外參攷作業時間亦不能少於教學時數之半，是每週教學時數有三十小時，其自習及課外作業必須三十五小時，平均每日須十小時以上，功課之繁重蓋莫逾於今日之高中學生者，成績之不良亦由於此。

三、中學課程不能適應中學生之能力。說者或以為中學成績低劣由於重要科目教學時數過少，及程度過低之故。然現行課程標準，國文英文每週均五小時，數學四小時（甲組自第二學年起六小時），三者佔全部教學時數之半，不為不多；而課程標準所擬定之目標及教材大綱，亦已盡優盡密。竊以為今日中學生成績之不能優良，實由於課程標準過高，超越中學生所能接受之能力所致。體力腦力既感拮据，求其成績優良不可能。

此外若師資問題，設備標準問題，自亦為成績低劣之主要原因，然課程標準問題如不解決，雖有良師與良好設備亦難期學生成績之進步。年餘以來，教育部於中學課程頗有修正，然於教學用書尚仍舊貫，則課程標準之實質自亦未變。故對課程標準問題全國教育專家仍應與以嚴重注意。

趙蘿鞋

若譯成英文必是

- (一) (I am) the figured lute (of) fifty strings
 (二) (I am like) the figured lute without (any) reason (of) fifty strings.
 (三) (my year are like) the figured lute without reason (of) fifty strings

「我」既短不了，「是」更少不得。也許可以譯成：

(4) The fifty harp, I wonder (or) fifty strings [1]

根本不是一句整句。反之「錦瑟無端五十絃」在情緒上雖不完整，在意義上却縱然是個個體。譯英文為白話，

(1) (我是個) 錦瑟，無端有五十根絃。

(2) (我的年紀像) 錦瑟，無端的有五十根絃。

也是無故把許多不言之隱說穿了。「錦瑟」是不是我，在李商隱心中正不願意告訴我聽的。「無端」也許是形容「錦瑟」，也許形容「五十絃」。李商隱也沒有說得明白。我們只知道在這鴻濛大荒之中有一個無端的錦瑟，無端有着五十根絃。更不管尋常的錦瑟是廿五絃，十五絃；還是兩個瑟加起來是五十歲。李商隱只活了四十九歲，為何不說「錦瑟無端四九絃？絃多得很恰像人們的華年一樣，所以：

一絃一柱思華年

(1) One string, one peg, thinking of tender years

(2) One (each) string one (each) peg reminds (me of) tender years

一根絃，一根柱，(每一根絃，每一根柱) 想想華年，或說：「一絃一柱都使我想起華年。是誰想起了華年？是絃柱還是我？也許在一絃一柱之中即含有有華年的淒涼，也許這一絃一柱聲音的淒涼，使我感歎華年，也許每一根絃每一根柱就代表我過去的每一年。

在英文中，在此就需要一個標點符號了(：)，在此兩點中又缺幾句話：那時的情境像……就如同……，成了一個擴大的比喻詞(extended simile) 以便接着下面莫名其妙的四句。但在原詩中則一無所有，只是個晦隱的等詞(metaphor)，甚至於簡直是敘事體。

莊生曉夢迷蝴蝶

(1) (Like) Sage Chuang-dawn dreaming of fluttering butterfly [1]

(2) (Like the experience of) Chuang shen dawn dreaming Puzzle

d (by) butterfly

(3) Chuang shen's wakening dream (of an) elusive butterfly

莊生曉夢着一只飛撲的蝴蝶，莊生的曉夢為蝴蝶所迷，莊生的曉夢是捉摸一隻迷離的蝴蝶，都描不着莊生和蝴蝶的關係。究竟是莊生的曉夢是蝴蝶，還是莊生曉夢着蝴蝶？是為蝴蝶所迷，還是一只迷離的蝴蝶？在這譯文的字眼中更無所示意。但是我們知其事者，知道莊生曾經夢見過自己變成了一只蝴蝶，醒來時不知莊生是蝴蝶，蝴蝶是莊生。這一個「迷」字又迷了莊生又迷了蝴蝶，在李商隱的心目中正有一種似是而非，恍為忽焉無分彼此的境界。這是用身故的妙處。西洋人因限於字面的形態，所以每用一典必寸斷寸結，不能如一「迷」字的神而化，但是一個頭腦習慣於西洋邏輯思想者一定要問：然則然矣，莊生之迷與蝴蝶之迷和「思華年」有什麼關係？聰明一點的可以添進一段「我過去的某種經驗，正如莊生……」或者「我的過去的華年正如……」或者「我和愛人的經歷正如……」或者「人生經驗正如……」但在我們習慣於自己的語法思想的人心中，更在李商隱心中這些假設都已縹渺於不言之中，如果你問急了，他一定要回答說「余欲無言」。詩人的確只是給你幾個謎語猜着罷了。所要領略者，在這些謎語之中有無一貫的境界，是看這幾根硬生生的骨頭，有無蛻變的能力，是畫龍點睛呢？敢是畫蛇添足？第二個似乎又是謎。

望帝春心託杜鵑

(1) (……) King wang's spring heart haunted cuckoo [1]

(2) (……) Wang Ti's spring heart represented (by) cuckoo

(3) (……) Wang Ti's spring heart enters (into) cuckoo

故事很簡單，望帝死了以後，人民都很想念他，但他的靈魂已變了一隻杜鵑，天天啼血。故事很清楚，但說完了「莊生曉夢迷蝴蝶」何以要說「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既然迷於蝴蝶，望帝何以要託杜鵑？在這兩句中正有一說不出的「我」字，藏在裏面。借着莊生和望帝的名字傾一下肺腑而已。經驗之中迷離撲索誠然有之，其奈望帝的春心至清還待杜鵑的眼淚來表其真？因此有莊生之事來說其境，又有望帝之事來說其情。

滄海月明珠有淚

這一轉真轉得突兀，在譯文中，我們只見三件事…… (1) Blue sea moon

bright pearl's with tears [1]

(1) Vast sea Moon bright pearls tears

滄海，月明，珠有淚。在原詩中這三小段並不獨立，我們所看見的是在大海月明之下有鮫人在掉眼淚。這正是詩人給我們預備下全詩的境界：在滄

海月明之下，皎人所落的珠淚或者顯能代表我此時的撫今思昔？在滄海月明之下，皎人亦免不於落淚，何況乎「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在滄海月明之下，正是碧海萬傾心潮升落之時，更月色如鱗，掩抑着萬傾的珠淚？這真是隔靴抓癢，不得其所以了。但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不知蠟炬的眼淚是否即皎人的眼淚？詩人的遺憶無窮，所以：

藍田日暖玉生烟

Indigo field sun warm jade gives vapor [1]

在這三件事中，我們不自主的要加上個「如果」藍田日暖，「也許」就能玉生烟了，這是可能性，如果再加上一個時間性「如果當時」藍田日暖，則「此時可以」玉生烟了。在求一個心所至愛的女人時，這個癡情者把玉種在地上，結果為至情所感，果然能持璧去求得這個女人，（見宋鶴麟注）則此白璧之生豈能不待藍田之日暖？這其間也有刻骨之痛的一個暗「你」暗「我」，如果「我」當時藍田日暖，處境如意，則「你」也可如玉之生烟了。但是在這一聲歎息之中，詩人的心境決不會如此狹隘：可能性，時間性，你我之分，都不足以築隄以阻此長江大河的長歎，其情其境分明毫無時空的阻礙。但是這句話正有別的讀法。也可以說，此時回顧誠然是滄海迷惘，但是當時亦會日暖，也會玉生烟來。讀却可以如此讀，但是為什麼要「望帝春心

託杜鵑」？又為什麼在滄海月明珠有淚的三句悵惘無奈的回想後又高興說「我從前倒是得過意來」。殊不近情。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1) This affection (emotion) should last Making reminiscence

Only are those days already fading

(2) This affection (emotion) may last becoming reminiscence

Only those days had always been sad

這種情緒也許久縈於懷而成追憶，但是當時歷歷在目的種種已經是惘然了。這種情緒也許可以因回憶而縈繞於懷，只是當時却早已惘然了。

這一結算結出了莊生四句的情境，這才是此恨無轉成惘然。

每一句用英文譯出後，喪失了語法的個性，字與字之間更空疏而沒有內容。但是原詩的蘊藉也似音樂似的，在如許和聲及單音中有多少印象聯想能慢慢從這豐富的字與音中升起來。我的感慨又走到前面來了。如果這一首詩的每一句都冠以「我」字，則這個世界真是窄得可以，若這「我」字却完全消滅並不深藏寡言，則亦未免落於徒有瑰奇之詞藻而無刻骨之深情。因之在將此詩文思曲解之餘，更附這一點渺不可及的亂想。

註(一)譯文見綜志草中國詩五講第九頁

夜行

流金

山漸漸在黃昏中消失了，舉目一片黑暗。僅有天際微光可以看出山路的輪廓。若使我們人不在山中，誰曾想到這不是一個寬坦的平原？每月無星之夜，憑着視覺，無論山和海，原野與波濤，都只能給人一種同樣的感覺。在山中，我常常歡喜黑夜的來臨；白天，無論走到那裏去，都是些一個連接一個平凡的山頭。人就好像完全被禁錮在這樣一個天然的牢獄里，雖然有時候對着一座山，被山阻着去處，也會引起一些好奇的揣度，以為必然有些發現，但翻過這座山，入目又是另一座山，照樣的豐草長林，紅色的土坡，黛黑的岩石，都像是不淡無奇，會把人一點點的幻想也奪去。夜間，則眼前一片黑，儼然魔性。黃昏拂曉之際，從山石林木輪廓上，尤可以使人任意安排一些比平凡更甚動人的想像。一切都有了生氣，有了不可解不可思議光

與影，氣味與聲音。我們歡迎黑夜。

白日過去，舉凡隨白日而來的事實，（影爭實在是一種極單純的事實，）都同樣成爲過去了。

火藥味漸漸在晚風中淡散了，一陣暴風雨似的襲擊之後，我們的一支小小隊伍，又在黑暗中從流水道的山溝中向另一個山地里走去。雨小時緊張的心情，於是漸漸鬆弛下來。隨着漸深的山中的夜，思想該到活動的時候了，然而一種從山地中發出的某種聲音，實在使我痛苦。又那聲音簡直是在逼人勸人，兩隻腳和一顆心都將被縛着，不能掙扎，無從外脫。當一個人聽到那種聲音的時候，一切人生的幸福與痛苦彷彿都失去了意義。假如那聲音所表示只是無端的憤怒，與絕望的哀愁，總還不至於使我這樣發生無力之感。這

聲音實在只是一種悲鳴，一種臨死的低嘆。一個人常生命離他驕亮而去時候，剩下來一種懺悔的無言之語，發為微弱的哀鳴，然而那不是普通人所能懂的。像這樣深深地打動我的聲音，是少有的，古怪動到無可形容的。那並不是人聲，却只是薄地裏一支鳥的脣維！那聲音好像是向我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打下去，拖下去，歷史是一段長日子造成的！

一個夥計被什東西絆倒了，爬起來時輕輕罵着，「死了還擋着路！」

另一個手電筒晃了一下，就是人警告，「不許，不許，你走你的，這不是地方！」

「搜一搜！」

「不能挨，不能挨。」

「好臭！」

「你完了也不會是香的！」

星星慢慢的出來了，像海上的一盞盞浮在神祕莫測的空際；弱光之下，路旁可以發現一堆一片東西。都如用一種特殊的氣味代替語言，「這是我倒下來，完了。這是我。」可是誰也不想對這個多知道一點點。

人是一種古怪的生物，也慈悲，也殘忍，某一時節的漠然之感，便是慈悲與殘忍的混合物。在另外一時一地，許多人，當走過一個死屍之旁時，必爭着將它的衣物取去，雖長官不斷地阻止這種無識的舉動，自己都會把斬獲的鬼子官身上所有給人欣賞。有人說，這不許的，命令！「有命令嗎？我們打死了，還得挨鬼子刺刀和馬蹄呢！」啊！這是一種如何深刻的民族間的仇恨，這時節，復仇的火焰，正在戰勝者的胸中燃燒。一切理性都燃燒了，正如鎔爐，鐵汁在滾動，都無聲息。肉搏之際原是很沉靜的。呻吟與呼喊依然沉靜。

隊伍中，時時迸發着低低笑語之聲，與詛咒聲。談着白日裏戰爭時的景狀；每個人都是英雄，都說下一次再有機會必殺更多的敵人。單獨的走着，聽着。我知道部隊裏夥伴的性格和本領。我計算如何分配他們的職務，我的心也漸為他們所鼓舞，白河裏，從那些質樸固執得意的臉上，看出一種為讀書人所缺乏的氣質；我感到一種壯健的生命的呼躍；這時節，從他們笑罵裏，也有着同樣感覺。這是一羣粗人，一羣兄弟。我和他們一起，是我的運氣

。算算時間已過了危險地了，於是隊伍中有了歌聲，唱着遊擊隊之歌：

「我們生長在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

我們要和他拼到底。」

歌聲很粗獷，且不整齊，夾雜呼嘯，可是却賦與人們以一種無限的力量與希望。

半夜時，我們已從山地到了汾河旁邊。聽到了汾水的歌聲。

我特別酷愛着這種歌聲。從現在我們抵抗外人侵略，使人想起古代我們祖先在這塊土地最光和野獸其次和異族鬥爭的種種情形。汾水的年歲太大了，當我們現在居處的南方還是在樹木上住身的蠻荒時代，牠便養育着我們的祖先；且啓示了初期文化之光。你看牠從萬壑群山中奔流而出的精神，你不能不嘆異它的毅力和生命的充實。從牠底歌聲里，一個人似乎能讀出比歷史書上記載得更詳盡的人類進步的歷史。你聽那聲音，從粗暴的情緒至柔和的燕貼，似乎在告訴我們，她也因異族的蹂躪過，而又以那飽經憂患的老人的口吻，告訴我們每一個朝代異族的侵襲終被打退的情景，給與我們以勝利的堅信。

山漸平處，河面也漸寬廣；我們從迷濛中看着汾水的河面，水底的青天，水中星光抖擻；一陣陣的冷風從河上吹來的我們迅速地悄悄地下了一最後一座山，並河而行了。我們沿河走去。

星星漸漸繁密，光清而冷。這時節正不知有多少思婦離人的做着悲喜之夢；多少的老年慈母，不寐中宵，牽念着出征的骨肉；在我們這個小小隊伍中間，也不知有外少年輕的心，從暗淡的星光中，凄然地懷念着遠鄉的家園是和血染赤過的土地破碎的鄉村，以及一切隨戰爭而被毀去這時代，人心都是苦的，行進的沉默，增加了每個人心上的重量。

河邊的沙石，在腳下發出一種寂寞而幽調的聲響。河水流在寬平河床上，纏纏而舒舒，河邊上的小村落，時有沉悶的犬吠聲相互呼應，我心想，這一個國家，這個世界！假如一個人當此夜深獨自從河邊上走過，聽自己的足音，和那種犬吠，他會有一種如何的感觸？我似乎在談着一本悲哀的故事，而

我自己却同時是那故事中的一角。我想起那一切的聲音，鋼鐵崩碎與生命的呼喊。一切完了，歸入沉寂。炮彈穴成了水塘，土地重新耕犁，長上麥子。！把這些一齊加起來，也就是一部人類鬥爭史。

山的容顏依舊，水也因樣的流，天上的星星還是各在她的位置上放射微弱的光；我想懷着古代的山河星辰，以及我們的祖先和異族鬥爭的情景；我又想着未來的日子，是否也會有像我們這樣的一個隊伍從這兒走過，別人是否也會有着和我一般的感想？我沈浸在那個過去與未來的情景中。隊伍依然在進行。！若使土地也和短促的人生一樣的變化多方，世界又會怎樣呢？

下弦月和晨光一同降落到山上，河面上升起了一層薄霧，漸漸瀰漫到山中；黑暗從白色的晨光中褪落；當玄色的陽光從遼遠的山外生長的時候，一部分的朝被陽光拉散了，一部分又從山上飛昇向高處飛。於是，萬物甦醒了。我們却因此到了安息的時候。

整夜的行軍的疲倦，使我們切望到寢宿營地，這時，唯一的快樂，便是讓身子自由地躺下，部隊中，已時常可以聽到一種詢問的聲音：「到了吧，還有多遠？不遠了吧？」

「弟兄們，快到了，宿營地就在前面。」聽到這種話，大家似乎都振奮了一點，然而到「前面」的路，在這些疲乏的人，已比整夜的路長的多啊！路上，時時抱怨着「前面」太遠，事實呢，誰能知道前面有些什麼。個人的前面不問是什麼，總之，到了，躺下，完事。未完的事呢，讓後來世。

汾河被山阻向西流，我們部隊隨着河流的方向，轉入一個平曠的山原，

遺傳與政治(書評)

十年前我在時事新報的書報春秋欄裏介紹過一本書，叫做「優生與政治」，作者是英國人主義者謝雷(R. B. S. Schiler)。最近又讀到一本新書，題目是「遺傳與政治」，作者霍爾登教授。(J. B. S. Haldane)。也是英國人似乎英國人喜歡做這一類從題目上看上去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書，講政治理論的人不都熟悉白曼脫(Walter Bagehot)的那本名著「物理與政治」，譯本似改稱為「物理與政理」麼？

其實遺傳優生一類的學問和政治的關係是再密切沒有的。從柏拉圖寫他

原上有稀疏的林木，晨露遠未在林梢上散去；林子里，遙望有一個不小的村落，那便是我們的宿營地。我們望着這林子，有種說不出的歡樂。林外，有一片青油油的麥田，這時，小麥青綠的嫩葉，在晨光中舒展；年老的村漢，趕着高色和灰色毛驢，緩緩地在田塍上行走，用一種敬愛的樸實的熱情，迎接着我們。村前，集合了許多孀婦，女人們交頭接耳，談着兩年前×軍到這地方的故事；小孩子却用一種好奇的目光，投在這一羣不速之客身上。儼然有所搜索，儼然有所得，「這是什麼人，是游擊。」這里，還算是人間！

三月初，汾河流域上下游沿鐵路公路的城市村鎮，均為敵軍佔領。只有一些僻處山中的村鎮，還在我們手里。這小村莊便是其中的一個。這地方，沿汾下去可至汾西縣；態東翻過數條大山，約八十里到靈石。男婦老幼居民約二百左右他們兼有山西農民的那種共通的質樸與誠實，至於那份山西商人所特有的圓通機詐性，却不能在他們身上發現。我們和他們在一起作息，約莫有兩個月直到我們離去之時，這村莊已化為普西一個小小的遊擊隊的根據地。讀者如對於這個地方，發生興趣，不憚煩勞，翻開山西靈石縣的地圖，當不難找到一個不甚引人注意的地名——榆樹坪。但在這里却是我們的天堂。在早晨太陽光照射的密洞中，大家都沈沈地睡着了。就中有一個在睡夢中如聞警報，如聞飛機高速聲，迷胡中爬起來，伸出個頭向天空搜尋，望了一陣，見毫無消息，低頭却發現了山下有鄉農婦人正在推磨石磨糶，做乾餅，微笑着，縮頭重新睡去了。

潘光旦

的理想之國起，一直到現在，在政治哲學家的眼光裏，它始終是基本問題之一。無論政制的形式如何，最關緊要的總是實行這政制的人。舊式的國家至少要有良好的領袖，新式的國家更需要品質在一般水平以上的公民。人品約良窳，一半固由於環境與教育，一半却基於血統與遺傳。

謝雷寫他的那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他覺得一班從政的人對於這方面太不措意了。或雖措意而見解異常錯誤，經不起經驗與學理的整駁。尋常的政治家也有發為種族改良的議論的，記得不多幾年以前，有一位中國政治家主張

用造林的方法來改善中國人種，說，大家在綠油油的環境裏浸潤久了，品質自然會日臻參美。這種極種的學說也許有它的道理，不過我們疑心至少峨嵋山裏成羣結隊的猴子是一些例外。它們未免太對不起那綠油油的環境了！謝雷的書一半是為這一類的政治家寫的。

不過十年來，至少在西洋又出了一類新的政治家，就是，有了一些半生不熟的遺傳與優生智識之後，喜歡對民衆大作其威福的政治家。有人說猶太民族是一個劣等民族，他就硬把他們逐出國境以外，好比我們堯舜時代「流四凶族」一般。又有人說社會的下乘階級裏有許多癡頭的種子，他就制定法律，硬把他或她的輪箍管或輪箍管割斷。反過來，因為有人主張過，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民族或今日的意大利人恰好就是古代羅馬人的嫡裔，他就用盡獎勵的方法，來增加這種種族分子的婚姻與生產。霍爾登教授的這本新書又是為這一類的新興的政治家寫的。

霍氏其一個生物化學家與植物遺傳學家，最近在倫敦大學任教。因為他是一個生物化學家，他極看重環境；因為他是一個植物遺傳學家，他也看重遺傳。他這本新書就在這「性」與「養」並重不分軒輊的科學的態度下寫成的。全書六章，首章論流品的不齊與其所以不齊之故；第二章敘遺傳的法則。

這兩章的目的專在供給一些基本的智識。第三章論遺傳疾病或缺陷的由來，因而推論到消極的優生政策的效力；第四章論軒輊的生育率（即階級流品間不同的生育率），因而推論到積極的優生政策會有多大的前途。他以爲消極政策可以有幾分效果，但無須乎採用絕育嚴厲手段。以前主張取消腐刑的人所提「斷者不可復續」的一番理由，霍氏也提到了。至於積極政策，他以爲根本可以不要，事實上也不會收效。他說，一個時代裏，越受人推尊的一類人似乎越不容易留傳子孫，這論保世滋大，例如中古時代的神父階級相當代有百千萬家財的富翁階級。這真是慨乎言之。不過平心而論，霍氏這種見地也有些矯枉過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強制推行的鼓勵政策固然大可議議，一種比較借重輿論與教育的積極政策還是不妨提倡的。霍氏的議論無疑的是對德意人口政策的一個反動。

第五六兩章論種族的同異與種族的傾軋問題，也是針對目前德國的種族武斷政策而發，他認爲種族之間是有分別的，但這種分別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一個程度與統計的分別，而不是類別的分別；並且這種分別也不

是一成不變的，乃是可用選擇的力量而發生轉移的。不過世界上絕少真正可以稱爲種族的民族，不特猶太人不成一個獨立的種族，就是日耳曼人也不算。目前納粹黨的排猶政策其實不過是在成見支配下的一種庸人自擾而已。至於種族通婚，霍氏認爲不必禁止，也不必鼓勵。對於種族的種族問題的討論，我認爲全部可以接受。

不過有一點我認爲有說明的必要。操切的政治家，根據了一知半解的生理智識，來作感作禍，固然大可歎息。不過我們安了，必也於智識不足或智識錯誤，他的舉措還不足爲憾事，必也於智識不足或智識錯誤，再加以充滿了情感作用的成見，才曾誤盡天下蒼生。講到這一點，目前德國的人口與種族政策就和一二十年來遺傳學與優生學的進展十分相干了，十分相干的還是五六十年来來作俑於戈必拿（Goblet）威伯令（Charles Doherty）一班的種族武斷主義，而威氏所負的責任尤爲重大。關於這層，可惜霍氏沒有討論到。

全書有四處提到中國和中國人。一處說到中國人口的生死亡率都高；第二處說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平均智力不在白種人之下；第三處敘中西通婚的一個實例；最後一處講到中國人與印第安人對他們的態度極好，而中國人的品質或在印第安人之上，但是美國白種人對他們的態度極壞，而中國人的品質種族間的成見是基於情緒作用，而與客觀的事實很不相干。

本期撰者

王鎮遠先生是雲南大學教授。鄭毅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趙嘉蕪女士於燕京大學畢業後曾在清華大學研究英國文學多年，爲蔣人陳夢家夫人。義山錦誌詩解者甚多，趙女士一錦誌一係就一譯文商榷。流金先生曾在山西作游擊戰半年，著作甚多，錢端升與潘允且三先生在本刊已有過文章。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昆明育雲街一六九號

代售者

朝報印刷廠

價目

全國各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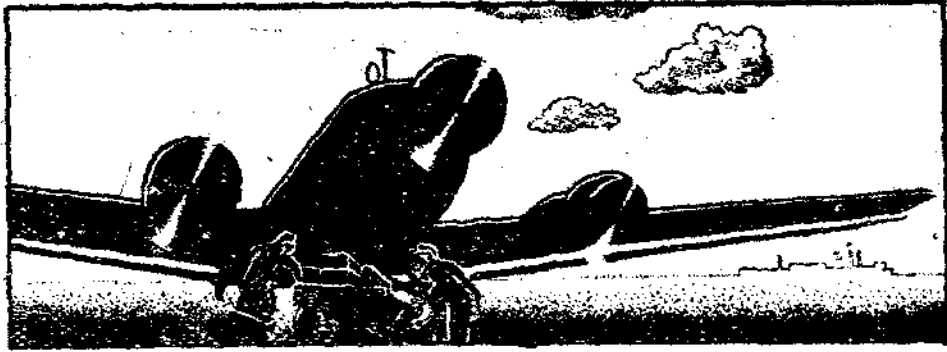
零售國幣五分

本刊已呈請登記

本期審查證番字第二十七號

訂閱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 1 昆明——重慶——成都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 2 昆明——成都——轉往——西安——蘭州——寧夏
每 星 期 四 六 由 昆 明 開
- 3 昆明——桂林
每 星 期 往 返 飛 行 一 次
- 4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歐 亞 航 空 公 司

昆 明 尚 義 街 三 號